

《勃洛克抒情诗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勃洛克抒情诗选》

13位ISBN编号：9787543448445

10位ISBN编号：7543448440

出版时间：2003-01-01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俄罗斯）勃洛克

页数：419

译者：汪剑钊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勃洛克抒情诗选》

内容概要

本诗集精选勃洛克的代表作270余首，包括“丽人吟”、“陌生女郎”、“十二年后”、“死亡的舞蹈”、“卡门”等充满了神秘遐想和悲剧意识的组诗和抒情长诗。这些作品以爱、美、女性、死亡等为主题，用象征、暗示、借喻、夸张、变形等手段，研磨成一块块美丽的诗歌蛋白石，折射着一位诗歌天才的创造性智慧。

《勃洛克抒情诗选》

作者简介

亚·勃洛克（1880-1921）是二十世纪享誉世界的俄国诗人，他的创作既继承了俄罗斯沉郁、感伤、凝重的哲理抒情诗传统，成为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又以神秘的笔触展示了躁动、荒诞、虚无、绝望、放纵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代宗师，被视做二十世纪俄国的“普希金”，甚至还有欧洲学者认为，他“是一位比里尔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诗人”1980年，他因突出的诗歌成就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重点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勃洛克抒情诗选》

书籍目录

译序让月亮照耀吧你饱历忧患缪斯穿着春天的衣裳我在冰凉的荒漠里徘徊满月儿升起在草坪她曾经年轻又妩媚深夜，喧闹已经停止回忆往昔的幸福多么地痛苦夏天的傍晚月亮醒了，热闹的城我又梦见缀满鲜花的你人群围绕着偶像在鼓掌庆祝我记得在一起的时光在一望无垠的远处在我不过是一个孩子时你可记得那令人不安的小城秋天的哀歌（二首）我已经死去夏日的正午云儿懒散而沉重地浮动温柔的夜覆盖了岛屿我行走在雨夜的黑暗里在黄昏暮蔼降临之时暴风雨后在沉默的夜晚已经是返回以往战场的时刻《丽人吟》序诗我出了门风吹自遥远的地方黄昏的影子灵魂沉默着你正走进夕照下的黄昏在这幽暗而荒凉的夜晚正当春暖花开的时节在凄凉的秋季里人间的梦依然在飞去太阳开始西斜的时刻一切的存在和谐于白色的夜，红的月亮理智无法测量天上的存在……勃洛克生平和创作年表

精彩短评

1、对同时代的活人是不好评价的，因为活人以后会怎么样，你不得而知。对不同时代的逝者也是不好评价的，因为你仅仅从后世的资料，文字，图像，研究或者道听途说中得知的只言片语，你连他的面都没罩过，一个动作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概括得了鲜活的生命？

可以说，任何评价都有狭隘偏颇之嫌，是自己固有印象的假证。也就是说，任何评价都是主观的，但这并不代笔凡事，遇人都不能评价，而是首先必须得承认，评价本身就是一家之言，有失公允是常态，只是这不能作为驴头不对马嘴的借口，相反，它应是那把促成客观的鞭子。

《勃洛克抒情诗选》格外不好评价，因为首先它是个选集，其次还是抒情诗的选集，题材信息都有限定，都是狭窄的。要窥也只能窥得他个抒情诗的皮毛。有人将勃洛克比作俄罗斯白银时代与阿赫玛托娃相媲美的诗人，还有人把他提到普希金的高度。但个人以为，仅从这本厚厚的抒情选集看，单一的风格纵使有着饱满的内容，但还是显得有点单调。

如果以诗人1904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丽人吟》为分割，此书大部分篇章都出自1904年之前，后期的长诗，组诗全没选入，这无疑是个遗憾。而大篇幅的抒情吟诵，很多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爱而不得后的幻想。颇有点英雄气短，温床有余的味道。此人心系俄罗斯民众的那一面则涉猎不多，窃以为这是选本最大的不足。而“丽人”在勃洛克的诗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不止是勃洛克的爱恋对象，“虚构的“丽人不仅”整天在我面前出没，年轻漂亮的女郎，披满明媚的阳光”（P127），也是情欲的拥抱着，“你疲惫不堪，在不可言说的梦中，/喃喃耳语着最后的情话”，“我抓住愉悦的瞬间，望着你的脸庞，模糊地重复着热烈的话语……/明日之前你——是我的，你和我一起待到天明”。（P136）还是“魔法师”，“你在风暴的呼啸和积雪的呻吟里，/像一位女魔法师似地浮现，/在永恒的光照下，在永恒的铃声中，/教堂的圆屋顶不能分辨。”（P98），这些还不够，丽人被抬高到宗教地位，是如歌德笔下的引领我们飞升到永恒女性，“神圣的人儿，烛火多么温馨，/你的形象多么惬意！/我虽然没有听见叹息的话语，/可我相信：亲爱的——那就是你。”（P208）

总之，丽人代表的就是诗人所有的梦幻，陶醉，爱恋，激情与理想。丽人如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达吉雅娜，是理想与浪漫的化身，是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成为宇宙的代言人。这样的高度常常不是一个普通的爱恋所能达到的，而多言一句，当真爱到狂热时，只能但愿长醉不复醒，否则终有一天，觉得此人不过如此，像马丁伊登一心追求的女郎罗丝，像出租车司机里拉选票的秘书，失落了才更忧伤。以此，不妨绝对与偏激，所有崇拜都是盲目，只是这种盲目却是时常必要的。

再比如勃洛克的诗歌中所具有的神秘主义色彩，神秘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未知与盲目。神秘主义，说白了就是，无法解释，不需要解释，玄乎一点是“人生的真正意义，不是在我感知的世界里，而是存在与那个目所不及，耳所不闻到的超乎感觉之外的神秘之国中”（梅特林克）。人是无知的，当人面对众多无知时，求助神秘合情合理，古代的祭祀如此，现代的巫术也如此。只是表现神秘主义就自然要用到现象，于是有人又将其化归象征主义诗人。只是自然的事物各有表征，在勃洛克的诗歌中，这种神秘与象征比比皆是，后人观看，可解释不可解释的都有，比如，下面的这首《在梦幻的日子里》，因为无法解释，便有多种解释：

在梦幻的日子里，街道上
到处都可以遇见他。
他漫步，携带自己的奇迹，
跌倒在寒冷的影子中。

走进了自己寂静的修道室，
点燃最后一根火柴，
以欢乐撑起一盏灯火，

一束高贵的百合花。

人们对他感到惊奇，
讥笑着议论：他是个怪人。
他思念着一件皮大衣，
在黑暗中再度隐没。

有一次，他被遣送回来，
他变得非常快乐而幸福。
而清晨，他被装进了棺材，
神父例行公事地默祷。（P209）

看完不禁会问，他的奇迹是什么？寒冷的影子又是什么造成的？他去修道院干嘛？他的死是什么造成的？人们的冷嘲热讽？还是送他皮大衣的人，将他置之不理？这些问题，如若细想，很难理解。我一直记得当初读过一首美国诗人的诗，作者死活记不起来，说一个人平素很彬彬有礼，在乡人中间的口碑极好，但有一天却举枪自杀。然后就是巨大的留白，你根本无法预知，只有无数种猜测。

再看一首，可谓色彩的神秘，哲思的玄乎。

黄昏的寒冷十分恐怖，
黄昏的风儿不安地吹刮着，
路上响起不安的沙沙声，
它们来自并不存在的脚步。

晚霞冰凉的轮廓——
恰似近日病痛的记忆，
明确地标识：我们置身
一个无法切开的圆圈。（P179）

这个重复的圆圈到底是什么？后面说，是“我们得重复奴隶的生涯”（P331），是年复一年，“我重复念叨一个遥远的芳名”（P405），无论是什么，重复总是生活的常态，无论是一个名字（比如恋人），一个动作（比如笑容），一件事（比如记忆），一种状态（比如虚无），等等，全都自出生而相伴终生，逃离往往是无法的，在纯真年代里，那句著名的富有哲理的话，也许也可以送给这位执迷不悟的丽人歌者，“I can't love you unless I give you up”；而当勃洛克意识到，盲目将醒时，始终发出的是如此执着的弹唱：

年复一年，时间流逝，
既盲目有愚蠢的我，
只有今天在梦里才知晓：
她从来不曾爱过我。

我只是一个偶然的路人，
我只是一个路人在旅途上，
我那幼稚的恋情早已冰冷，
她对我说道：“请你原谅！”

我的灵魂——旧情不断。

我无法忍受和别人相处的惆怅，
那思绪哟，是一只歌儿，
今天又在梦中向我弹唱。（P404）

2、实在看不进去，已作古了

3、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谢弗提到过一个叫做SAKA的民族。这个民族进贡了什么奇珍异宝我已经不记得，但是当时心中转过一个念头，这个民族不知道和俄罗斯人有没有关系。事实证明还是有的。并且这个民族不仅存在于东欧平原上遥远的过去，她也曾闯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大胆的想象中。

20世纪初，勃洛克与别雷同为文学团体“斯基泰人”成员，并编辑同名刊物。作为俄罗斯左翼革命者的阵营之一，该团体认为俄罗斯肩负将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救世责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不少以斯基泰人为主题的诗歌，包括勃洛克，巴尔孟特，勃留索夫分别创作的《斯基泰人》，索洛维耶夫的《泛蒙古主义》等，其中以勃洛克的《斯基泰人》最为著名。

在诗歌《斯基泰人》中，勃洛克将斯基泰人作为一枚区分你我的标签。“我们”是斯基泰人，“你们”是西方人；“我们”来自新的世界，而“你们”属于旧的过去；“你们”成千上万，而“我们”是一群一群又一群；“你们”贪婪得望着东方，而“我们”长年不疲于中间的调停；对于“你们”的千百万年，对于“我们”只是一个钟点。勃洛克沉浸于这一假想的新的身份，一个遥不可及自由大胆的身份。斯基泰人的自由渗入骨髓：他们把自由当作空气一样呼吸，他们害怕、厌恶草原上聚居的村落，一嗅到安居乐业的气息就要绕道而行。勃洛克假象了一个崇尚自由的身份给自己。他不是以“斯基泰人的后代”假想自己；他是实实在在的、那时那刻的、正驰骋草原四处游荡的“斯基泰人本人”。他的假想不是借用历史，而是直接跳过了历史。

这种大胆的假想为诗人创造了一个浪漫的神话，一个关于过去和现在，关于游牧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神话。披着斯基泰人的身份，勃洛克和其他这些诗人们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古俄罗斯游牧民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谈论不合时宜的思想——他们在过去谈论现在，用“过去”的斯基泰人所赋予的自由。而斯基泰人的世界不单单适合于他们大胆激进的思想，更适合于这种假象的本身：正是斯基泰人的自由给予了诗人们自由想象的自由，给予了诗人如此这般想象的鼓励。所以，勃洛克假想的自由是双重的：内容的自由，方式的自由。

可惜这种自由并不完美。轻巧得回到过去并非毫无代价。这些现代的“斯基泰诗人”感到了他们身上这套游牧民族新装的不合身。过去和现在的神话美丽同时也无力。假想的过去怎样才能面对活生生的当下？荒蛮的世界怎么能对现代的俄罗斯有说服力？斯基泰人的过去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多么模糊的过去，模糊到将其于现在并置都显得可笑；“我们是斯基泰人”这样的振臂高呼对于诗中享受西方文明的“你们”显得荒谬无厘头。跨上斯基泰人的飞马逃往到过去的诗人们一定敏感地觉察到了其中的讽刺。可是谁说讽刺不是他们所想要的呢？要知道讽刺本来就是诗人的特长之一。斯基泰人的过去啊，你只能是假想，甚至的荒谬可笑的假想。假想的自由，你只能是假的自由。这就是勃洛克的讽刺。

4、竊以為“斯基泰人”的形象還是象徵的成份多於假象，否則恐怕這種過度的幻想性似乎不符合晚期勃洛克的風格和當時的社會背景。

5、
你知道指引方向的灯塔

对于远方意味着什么，

你是否能够原谅我，我的

风暴，我的诗歌，我的黑暗？

6、“我的爱情像海洋一样广阔，生活的河流容纳不了它。”

7、“灵魂的时刻”

8、波洛克在他们那一代人里是上品。

9、反复读的次数最高的一本诗集

10、译本问题么？怎么可能比得过里尔克！

11、另，此书中似乎没有收进《斯基臺人》的样子。

12、如果汪老师看过《现代诗歌的结构》一书，也许他对自己的翻译会有一番全新的认识与悔悟。可惜《结构》一书的中文版发行于2010年。比这本勃洛克的诗集晚了7年。

整整7年啊！我又想起黄灿然老师在曼德尔斯塔姆译后记里的话了。他对诗歌翻译是多么谦逊！他甚至“请求”读者把汪老师的全译本买到手，做一个参考比对。但汪剑钊实际上远远达不到一个真正诗歌翻译者的合格水平。从这本翻译中也能很轻易的看出。

但凡批评，总要有一个标准，或者标尺在那里。我手中的就是由丁人翻译的，1991年出版的《勃洛克抒情诗选》。（书名居然一样）

只举一首为例，先看丁人的：

“让月光照耀着黑夜……”

让月光照耀着黑夜，
让生活给人们带来幸福，——
我心中爱情的春天
永远莫被暴风雨的乌云遮掩。
但黑夜伸开巨掌把我笼罩，
它用死亡的目光在回答，——
被剧烈的甜蜜的毒汁所浸透
我这痛苦心灵的疑窦。
我深深隐藏着自己的激情，
在这寒夜的黎明前奏
我在人群中徘徊踌躇，
我只有一个珍藏在心中的念头：
让月光照耀着黑夜，
让生活给人们带来幸福，——
我心中爱情的春天
永远不被暴风雨的乌云遮住。

1898

下面是汪剑钊的翻译：

让月亮照耀吧

让月亮照耀吧——夜多么黑暗。
让生活给人们带来幸福吧，——
我心中爱情的春天
不能把暴戾的阴雨天取代。
夜色弥漫在我的头顶，
以垂死的眼神去回应
病态的心那浑浊的目光，
一颗浸透了辛辣、甜蜜的毒汁的心。
徒然地，将激情藏匿起，
破晓前的冷雾在黑暗里缭绕，
我在人群中游移，
把一颗秘藏的心灵空抱。
让月亮照耀吧——夜多黑暗。
让生活给人们带来幸福吧，——
我心中爱情的春天
不能把暴戾的阴雨天取代。

1898.1

首先前四行就能看出汪的理解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汪的翻译像在请求上帝的饶恕，像在乞讨着什么，多出来的语气词，“不能把……取代”说明了诗人在受苦！哪怕就算汪的理解对了，那这也不会是一首好的汉语诗，而丁人的译笔从容，静谧，像一位主教在传递着福音一般。“夜色弥漫在我的头顶/以垂死的眼神去回应”更是不知其所以然。是诗人以垂死的眼神去回应吗？那这首诗也太阴郁了吧！

“我在人群中游移/把一颗秘藏的心灵空抱。”游移这个词，似乎人成了一个鬼魂；把心灵空抱——这是有多么虚无主义的情愫啊！由此我也想到了一位颇遭非议的大翻译家，许渊冲老师的翻译理念：翻译，就是一场美的竞赛。你不一定要完全忠实的反映原作，相反，翻译的本质就是一种再创作，你必须要为读者传递出一首好诗，甚至一首更美的诗。到现在，我是愈发赞同这条理念了。

13、汪剑钊出家得了~~~~~

14、深邃优美。

15、“你饱经忧患，我只是更多的歌唱……”

16、你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将永远忧伤而年轻。

在荒凉岁月里出生的人们，不记得自己的道路。

17、2.5星，不能再多了。尽管勃洛克的确是个优秀的诗歌先驱

18、1902年之前写的真的惊艳

19、很珍贵。

20、封面很好,有质感!

21、“在荒凉岁月里出生的人们，

不记得自己的道路。”“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 22、美,但封面应该是黑色的(我买的)
- 23、 缪斯穿着春天的衣裳前来叩击诗人的大门,
夜晚被幽暗所笼罩,嘟哝着模糊的话语。
风儿带来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芬芳,
弥漫大地之王和天堂使者的怀抱;
伴随着霞光最初的绽露和最后的飞逝,
她把一朵黄色的玫瑰插在黑色的卷发中:
让肉体毁灭吧——灵魂翱翔在荒漠的上空,
你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将永远忧伤而年轻。

我不是诗人,我没有写出几首象样的诗篇,所以我没有资格享用诸神的盛筵,也没有机会领受缪斯妙目的垂青。但我的灵魂也许同样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她使我永远忧伤,永远年轻,永远都期待着那霞光辉映下沾满玫瑰上的朝露的、初恋的爱情。

<http://blog.sina.com.cn/u/53869eca010001yk>

1、如果汪老师看过《现代诗歌的结构》一书，也许他对自己的翻译会有一番全新的认识与悔悟。可惜《结构》一书的中文版发行于2010年。比这本勃洛克的诗集晚了7年。整整7年啊！我又想起黄灿然老师在曼德尔斯塔姆译后记里的话了。他对诗歌翻译是多么谦逊！他甚至“请求”读者把汪老师的全译本买到手，做一个参考比对。但汪剑钊实际上远远达不到一个真正诗歌翻译者的合格水平。从这本翻译中也能很轻易的看出。但凡批评，总要有一个标准，或者标尺在那里。我手中的就是由丁人翻译的，1991年出版的《勃洛克抒情诗选》。（书名居然一样）只举一首为例，先看丁人的：“让月光照耀着黑夜……”让月光照耀着黑夜，让生活给人们带来幸福，——我心中爱情的春天永远莫被暴风雨的乌云遮掩。但黑夜伸开巨掌把我笼罩，它用死亡的目光在回答，——被剧烈的甜蜜的毒汁所浸透我这痛苦心灵的疑窦。我深深隐藏着自己的激情，在这寒夜的黎明前奏我在人群中徘徊踌躇，我只有一个珍藏在心中的念头：让月光照耀着黑夜，让生活给人们带来幸福，——我心中爱情的春天永远不被暴风雨的乌云遮住。1898下面是汪剑钊的翻译：让月亮照耀吧让月亮照耀吧——夜多么黑暗。让生活给人们带来幸福吧，——我心中爱情的春天不能把暴戾的阴雨天取代。夜色弥漫在我的头顶，以垂死的眼神去回应病态的心那浑浊的目光，一颗浸透了辛辣、甜蜜的毒汁的心。徒然地，将激情藏匿起，破晓前的冷雾在黑暗里缭绕，我在人群中游移，把一颗秘藏的心灵空抱。让月亮照耀吧——夜多黑暗。让生活给人们带来幸福吧，——我心中爱情的春天不能把暴戾的阴雨天取代。1898.1首先前四行就能看出汪的理解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汪的翻译像在请求上帝的饶恕，像在乞讨着什么，多出来的语气词，“不能把……取代”说明了诗人在受苦！哪怕就算汪的理解对了，那这也不会是一首好的汉语诗，而丁人的译笔从容，静谧，像一位主教在传递着福音一般。“夜色弥漫在我的头顶/以垂死的眼神去回应”更是不知其所以然。是诗人以垂死的眼神去回应吗？那这首诗也太阴郁了吧！“我在人群中游移/把一颗秘藏的心灵空抱。”游移这个词，似乎人成了一个鬼魂；把心灵空抱——这是有多么虚无主义的情愫啊！由此我也想到了一位颇遭非议的大翻译家，许渊冲老师的翻译理念：翻译，就是一场美的竞赛。你不一定要完全忠实的反映原作，相反，翻译的本质就是一种再创作，你必须要为读者传递出一首好诗，甚至一首更美的诗。到现在，我是愈发赞同这条理念了。

2、对同时代的活人是不好评价的，因为活人以后会怎么样，你不得而知。对不同时代的逝者也是不好评价的，因为你仅仅从后世的资料，文字，图像，研究或者道听途说中得知的只言片语，你连他的面都没罩过，一个动作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概括得了鲜活的生命？可以说，任何评价都有狭隘偏颇之嫌，是自己固有印象的假证。也就是说，任何评价都是主观的，但这并不代笔凡事，遇人都不能评价，而是首先必须得承认，评价本身就是一家之言，有失公允是常态，只是这不能作为驴头不对马嘴的借口，相反，它应是那把促成客观的鞭子。《勃洛克抒情诗选》格外不好评价，因为首先它是个选集，其次还是抒情诗的选集，题材信息都有限定，都是狭窄的。要窥也只能窥得他个抒情诗的皮毛。有人将勃洛克比作俄罗斯白银时代与阿赫玛托娃相媲美的诗人，还有人把他提到普希金的高度。但个人以为，仅从这本厚厚的抒情选集看，单一的风格纵使有着饱满的内容，但还是显得有点单调。如果以诗人1904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丽人吟》为分割，此书大部分篇章都出自1904年之前，后期的长诗，组诗全没选入，这无疑是个遗憾。而大篇幅的抒情吟诵，很多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爱而不得后的幻想。颇有点英雄气短，温床有余的味道。此人心系俄罗斯民众的那一面则涉猎不多，窃以为这是选本最大的不足。而“丽人”在勃洛克的诗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不止是勃洛克的爱恋对象，“虚构的“丽人不仅”整天在我面前出没，年轻漂亮的女郎，披满明媚的阳光”（P127），也是情欲的拥抱着，“你疲惫不堪，在不可言说的梦中，/喃喃耳语着最后的情话”，“我抓住愉悦的瞬间，望着你的脸庞，模糊地重复着热烈的话语……/明日之前你——是我的，你和我一起待到天明”。（P136）还是“魔法师”，“你在风暴的呼啸和积雪的呻吟里，/像一位女魔法师似地浮现，/在永恒的光照下，在永恒的铃声中，/教堂的圆屋顶不能分辨。”（P98），这些还不够，丽人被抬高到宗教地位，是如歌德笔下的引领我们飞升到永恒女性，“神圣的人儿，烛火多么温馨，/你的形象多么惬意！/我虽然没有听见叹息的话语，/可我相信：亲爱的——那就是你。”（P208）总之，丽人代表的就是诗人所有的梦幻，陶醉，爱恋，激情与理想。丽人如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达吉雅娜，是理想与浪漫的化身，是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成为宇宙的代言人。这样的高度常常不是一个普通的爱恋所能达到的，而多言一句，当真爱到狂热时，只能但愿长醉不复醒，否则终有一天，觉得此人不过如此，像马丁伊登一心追求的女郎罗丝，像出租车司机里拉选票的秘书，失落了才更忧伤。以

此，不妨绝对与偏激，所有崇拜都是盲目，只是这种盲目却是时常必要的。再比如勃洛克的诗歌中所具有的神秘主义色彩，神秘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未知与盲目。神秘主义，说白了就是，无法解释，不需要解释，玄乎一点是“人生的真正意义，不是在我感知的世界里，而是存在与那个目所不及，耳所不闻到的超乎感觉之外的神秘之国中”（梅特林克）。人是无知的，当人面对众多无知时，求助神秘合情合理，古代的祭祀如此，现代的巫术也如此。只是表现神秘主义就自然要用到现象，于是有人又将其化归象征主义诗人。只是自然的事物各有表征，在勃洛克的诗歌中，这种神秘与象征比比皆是，后人观看，可解释不可解释的都有，比如，下面的这首《在梦幻的日子里》，因为无法解释，便有多种解释：在梦幻的日子里，街道上到处都可以遇见他。他漫步，携带自己的奇迹，跌倒在寒冷的影子中。走进了自己寂静的修道室，点燃最后一根火柴，以欢乐撑起一盏灯火，一束高贵的百合花。人们对他感到惊奇，讥笑着议论：他是个怪人。他思念着一件皮大衣，在黑暗中再度隐没。有一次，他被遣送回来，他变得非常快乐而幸福。而清晨，他被装进了棺材，神父例行公事地默祷。（P209）看完不禁会问，他的奇迹是什么？寒冷的影子又是什么造成的？他去修道院干嘛？他的死是什么造成的？人们的冷嘲热讽？还是送他皮大衣的人，将他置之不理？这些问题，如若细想，很难理解。我一直记得当初读过一首美国诗人的诗，作者死活记不起来，说一个人平素很彬彬有礼，在乡人中间的口碑极好，但有一天却举枪自杀。然后就是巨大的留白，你根本无法预知，只有无数种猜测。再看一首，可谓色彩的神秘，哲思的玄乎。黄昏的寒冷十分恐怖，黄昏的风儿不安地吹刮着，路上响起不安的沙声，它们来自并不存在的脚步。晚霞冰凉的轮廓——恰似近日病痛的记忆，明确地标识：我们置身一个无法切开的圆圈。（P179）这个重复的圆圈到底是什么？后面说，是“我们得重复奴隶的生涯”（P331），是年复一年，“我重复念叨一个遥远的芳名”（P405），无论是什么，重复总是生活的常态，无论是一个名字（比如恋人），一个动作（比如笑容），一件事（比如记忆），一种状态（比如虚无），等等，全都自出生而相伴终生，逃离往往是无法的，在纯真年代里，那句著名的富有哲理的话，也许也可以送给这位执迷不悟的丽人歌者，“I can't love you unless I give you up”；而当勃洛克意识到，盲目将醒时，始终发出的是如此执着的弹唱：年复一年，时间流逝，既盲目有愚蠢的我，只有今天在梦里才知晓：她从来不曾爱过我。我只是一个偶然的路人，我只是一个路人在旅途上，我那幼稚的恋情早已冰冷，她对我说道：“请你原谅！”我的灵魂——旧情不断。我无法忍受和别人相处的惆怅，那思绪哟，是一只歌儿，今天又在梦中向我弹唱。（P404）

3、缪斯穿着春天的衣裳前来叩击诗人的大门，夜晚被幽暗所笼罩，嘟哝着模糊的话语。风儿带来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芬芳，弥漫大地之王和天堂使者的怀抱；伴随着霞光最初的绽露和最后的飞逝，她把一朵黄色的玫瑰插在黑色的卷发中：让肉体毁灭吧——灵魂翱翔在荒漠的上空，你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将永远忧伤而年轻。我不是诗人，我没有写出几首象样的诗篇，所以我没有资格享用诸神的盛筵，也没有机会领受缪斯妙目的垂青。但我的灵魂也许同样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她使我永远忧伤，永远年轻，永远都期待着那霞光辉映下沾满玫瑰上的朝露的、初恋的爱情

。 <http://blog.sina.com.cn/u/53869eca010001yk>

4、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谢弗提到过一个叫做SAKA的民族。这个民族进贡了什么奇珍异宝我已经不记得，但是当时心中转过一个念头，这个民族不知道和俄罗斯人有没有关系。事实证明还是有的。并且这个民族不仅存在于东欧平原上遥远的过去，她也曾闯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大胆的想象中。20世纪初，勃洛克与别雷同为文学团体“斯基泰人”成员，并编辑同名刊物。作为俄罗斯左翼革命者的阵营之一，该团体认为俄罗斯肩负将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救世责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不少以斯基泰人为主题的诗歌，包括勃洛克，巴尔孟特，勃留索夫分别创作的《斯基泰人》，索洛维耶夫的《泛蒙古主义》等，其中以勃洛克的《斯基泰人》最为著名。在诗歌《斯基泰人》中，勃洛克将斯基泰人作为一枚区分你我的标签。“我们”是斯基泰人，“你们”是西方人；“我们”来自新的世界，而“你们”属于旧的过去；“你们”成千上万，而“我们”是一群一群又一群；“你们”贪婪得望着东方，而“我们”长年不疲于中间的调停；对于“你们”的千百万年，对于“我们”只是一个钟点。勃洛克沉浸于这一假想的新的身份，一个遥不可及自由大胆的身份。斯基泰人的自由渗入骨髓：他们把自由当作空气一样呼吸，他们害怕、厌恶草原上聚居的村落，一嗅到安居乐业的气息就要绕道而行。勃洛克假象了一个崇尚自由的身份给自己。他不是以“斯基泰人的后代”假想自己；他是实实在在的、那时那刻的、正驰骋草原四处游荡的“斯基泰人本人”。他的假想不是借用历史，而是直接跳过了历史。这种大胆的假想为诗人创造了一个浪漫的神话，一个关于过去和现在，关于游牧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神话。披着斯基泰人的身份，勃洛克和其他这些诗人们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古俄罗

《勃洛克抒情诗选》

斯游牧民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谈论不合时宜的思想——他们在过去谈论现在，用“过去”的斯基泰人所赋予的自由。而斯基泰人的世界不单单适合于他们大胆激进的思想，更适合于这种假象的本身：正是斯基泰人的自由给予了诗人们自由想象的自由，给予了诗人如此这般想象的鼓励。所以，勃洛克假想的自由是双重的：内容的自由，方式的自由。可惜这种自由并不完美。轻巧得回到过去并非毫无代价。这些现代的“斯基泰诗人”感到了他们身上这套游牧民族新装的不合身。过去和现在的神话美丽同时也无力。假想的过去怎样才能面对活生生的当下？荒蛮的世界怎么能对现代的俄罗斯有说服力？斯基泰人的过去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是多么模糊的过去，模糊到将其于现在并置都显得可笑；“我们是斯基泰人”这样的振臂高呼对于诗中享受西方文明的“你们”显得荒谬无厘头。跨上斯基泰人的飞马逃往到过去的诗人们一定敏感地觉察到了其中的讽刺。可是谁说讽刺不是他们所想要的呢？要知道讽刺本来就是诗人的特长之一。斯基泰人的过去啊，你只能是假想，甚至的荒谬可笑的假想。假想的自由，你只能是假的自由。这就是勃洛克的讽刺。

章节试读

1、《勃洛克抒情诗选》的笔记-第146页

我服從靈魂的指令，
去造訪巍峨的大教堂，
此處的原文是

此處汪譯顛倒了兩句的順序，導致詩題都發生了變化；再者把“服從靈魂的指令”，有些牽強做作；再者此處用的是副動詞，相對於...（我愛）的部份，明顯屬於從屬部份，而汪譯則將本末倒置，將“服從靈魂的指令”作為主要部份，“造訪教堂”成了其附屬品，而且甚至連“我愛”也沒有在這裡譯出，而是移到了下句。

可參考鄭譯：

我愛那巍峨的教堂，/我愛虔誠地將它造訪，
我愛走進黃昏時分的合唱，
“走進”“合唱”這樣的搭配不太規範，像鄭譯“加入唱詩班”倒可參考。
另外“黃昏時分”原文為，昏暗之意，不知為何將其翻作黃昏。

另第五行的“雙重性格的”和第十六行的“雙面人的”是同根詞，前者為形容詞，後者為名詞，汪譯如此不知讀者能否發現其中的近似。

2、《勃洛克抒情诗选》的笔记-第171页

第5,6行：“我愛黃昏的祈禱，在瀕臨河流的白色教堂旁。”原文：

語法上是沒錯的，只是詩人這裡應該指的不是喜歡自己祈禱，否則幹嗎在教堂旁祈禱呢？當然如果結合新宗教意識，不在基督教教堂祈禱自然也說得過去，不過如果如同鄭譯的“祈禱聲”，則在語義上更恰當了，況且還與之後的喜愛“暮色”照應了。

另，傳記中提到此畫境界頗像涅斯捷羅夫的《少年巴多羅買之幻象》，貼之。

3、《勃洛克抒情诗选》的笔记-第240页

一个黑衣人奔跑在大街

一个黑衣人奔跑在大街，
他熄灭了街灯，攀上了梯子。

乳白色的黎明慢慢地走近，
一起和这个人在梯级上攀登。

在有着柔和安详的影子那方——
夜晚的路灯发出一丝丝黄光——

梯级上是一片破晓时的朦胧，
钻进了窗帘，钻进了门缝。

唉，晨光中多么苍白的城市，
黑衣人就在那大街上哭泣。

4、《勃洛克抒情诗选》的笔记-第383页

致安娜·阿赫玛托娃

“美多么可怕”，他们这样说，——
你就把西班牙的纱巾
懒洋洋地搭在肩膀上，
把红色的玫瑰别在发髻上。

“美多么朴实”，他们这样说，——
你就不敢用彩色的纱巾
覆盖在孩子的身上，
把红色的玫瑰抛在地板上。

可是，当你心不在焉地
听到周围人们的谈话，
你便忧心忡忡，
不断地对自己念叨：

“我并不可怕，也并不朴实；
我并非如此可怕，是因为
不想破坏朴实，我并非如此朴实，
是因为不知道，生活竟然如此可怕”。

5、《勃洛克抒情诗选》的笔记-第155页

第6—7行

汪译：“你头上给加冕一顶/黎明一般美丽的王冠。” 郑译：“黎明时分你的头上/缠绕著奇思怪想的光环，”

原文：

(你)

(加冕)

(王冠/桂冠)

(还)

(黎明的)

(乖戾)。

直译的话是这样的：【(尚是|黎明时分[的]乖戾的)王冠】加冕了你。

结合诗的背景（见郑译传记），我认为这黎明时分的乖戾应该是指年纪轻轻演私人剧这个事情，不知道两位译者是怎么想像出现在的翻译的，尤其郑老师还是在传记的上下文里翻译的。

第11—12行

“百合花竞相环绕，/任你悠閒地掃視。” 原文：

,/

硬譯是這樣的：“而擁抱充滿了百合花，/而你沒有思想地看。”

基本是沒有問題的，只是“任”字有些多餘，原文中似乎是沒有這層意思的。

第20行

“那神奇的白色的暗示？”原文如此：（奇怪的），（白色的）
（暗示）？

“奇怪的”和“神奇的”似乎還是有一定差別的。

6、《勃洛克抒情诗选》的笔记-第124页

這一首的題目翻譯就值得商榷

《“我相信聖經的太陽……”》原文：（我信仰……）（太陽）
（約的）。

這裡的“約”竊以很有可能是指弗·索洛維約夫的“第三次降臨”，即《舊約》《新約》之後的《聖靈之約》。

無論如何，翻成“聖經”總是挺勉強的。

鄭譯“聖約”，秒，巧妙地迴避了問題。

第3，4行：我等待來自春天大地的/世界的光明。原文：/

（我等待|宇宙的|光 / 自|春天的|地。）

雖然也有“世界的”之意，但是在此詩宏大的啟示錄情節之下，或許還是“宇宙的”更為恰當吧。

第9，10行：我將走過森林，/這森林盛開訓喻的百合花。原文：

/
直譯：我正走過（百合花的）森林們。

首先動詞時態有誤，當為現在是而非將來時。

其次，“森林”是個難點。森林在俄語里也和漢語一樣是由樹組成的，轉義則是指大片聳立的東西，百合花實在不能說聳立的吧，況且這裡的“森林”還是複數，更難讓人明白了。除了汪譯的“森林盛開百合花”外，鄭譯的“百合花的園林”似乎也有道理。

最大的難點是 一詞，來源於動詞，一意“遺訓”，一意“禁止（砍伐、漁獵等）”。鄭譯“禁入的/百合花的園林”似有些牽強了，就百合花這個象徵而言，沒有什麼禁止的必要；而汪譯的“訓喻的百合花”也含糊不清。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源自，與的原意相近，較為符合本詩的宗教氣氛，因此個人此處還是從汪譯。

第13, 14行：流水抖動了/不可思議的光。原文：

直譯：一小股（不可思議的光的）流開始顫抖。

一詞並非一定是水流，後面跟什麼屬格就可是什麼的流吧。

鄭譯：“不可思議的光流/開始不停地顫抖。”也非完全準確，因為能表“不停”之意。

/

是完成體，不

7、《勃洛克抒情诗选》的笔记-第402页

在荒凉岁月里出生的人们
——致姬·吉皮乌斯

在荒凉岁月里出生的人们，
不记得自己的道路。
我们是俄罗斯恐怖年代的孩子——
永远把一切铭记在心头。

逐渐变成灰烬的岁月呵！
你们是否携带着疯狂和希望的信息？
你们的脸上还残存着
来自战争和自由时期的血迹。

沉默——是因为警报的钟声
不容分说地堵住了嘴唇。
在这些曾经无比快乐的心灵中，
如今充满了致命的空虚。

任凭乌鸦们聒噪着盘旋
在我们停尸床的上空，——
上帝，啊，上帝，那更可敬的人们
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天堂。

8、《勃洛克抒情诗选》的笔记-第58页

第7, 8行：最終，變幻所熟悉的面容 / 你要激起無禮的猜忌。
原文：

, /

副動詞可以表條件，此處表條件就比表時間先後恰當，因為最後一句還說“害怕”你會改變面容。

如鄭版：“你會招來粗暴的懷疑，假如最終 / 你改變了早已為人熟知的面容。”

9、《勃洛克抒情诗选》的笔记-第94页

第2行遠處的叫聲和鈴鐺原文：

乃是指物體擊打產生的聲音，再怎麼也得翻譯成“叮噹”吧，這“鈴鐺”用的實在讓人摸不

《勃洛克抒情诗选》

著頭腦。

鄭譯“遠處的喊叫與喧響”稍微靠譜些。
要不譯成“遠處叫喊與碰擊的聲音”吧。

第5、6行明亮的反照，深夜的呼喚/你不能毀棄掉幻象。原文：

首先很顯然這裡的 和 分別是和第1、2行照應的，但是汪老師保留了
“反照”的同時竟然把 分別翻譯成了“叫聲”和“呼喚”，這樣誰看得出是上下呼應
啊？

再者，此處的 和 用的都是工具格，顯然不能做主語，也就是應該是“你不能
用明亮的反照和夜晚的喊叫來毀壞夢想”，可是汪老師的翻譯卻顯然將其作爲了主語或者呼語，或者
至少很容易讓人這麼認為。

第10行把自己的船隻燒盡！原文：

強調一下原文用的是第二人稱命令式，也就是說“你給我把自己的船隻燒盡”或者“請你把自己的
船隻燒盡”這種意思，翻譯中可能難以體現。

10、《勃洛克抒情诗选》的笔记-第48页

在淒涼的秋季里

在淒涼的秋季里，
我將再回到那地方，
回味這春天里的嘆息，
觀看那以往的景象。

我還會來——再不會哭泣，
回憶時也不會感到羞澀，
我要以我的歌聲
去迎接初秋的朝霞。

殘酷无情的時間之法律，
使痛苦的心昏昏欲睡。
往日的哀哭和呻吟
你再也不會聽見——我已疲憊。

火焰——就是過去的夢幻，
怎能夠点亮失明的眼睛？
而白晝本身——对沉睡的心灵而言，
只会比那黑夜更为幽暗。

1901.4.27 汪劍釗 譯

11、《勃洛克抒情诗选》的笔记-第150页

第8行

《勃洛克抒情诗选》

譯文：一旦分離，你就會忘記我原文：

直譯：你忘記（完成體將來時，表一定）我，如同（你曾）
陰性，表過去完成）。

（完成體直陳式過去時

查了查各詞典 的意思，無非如下幾個。

- 1.原諒，不置罪
- 2.釋負
- 3.（命令式）別了！
- 4.（命令式）吸引注意

倒是 的中動態 有“道別”之意。

由於這裡是主動態直陳式，所以似乎不能翻譯成“分離”，雖然從上下文來看很通順。

那怎麼翻譯呢？“你一定會忘記我，就如同你曾經原諒我”？

也許如此吧，至於這句話什麼意思，可能要查書信了。

《勃洛克抒情诗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